

## 第五十五回 劉皇后陰魂救親 舊國丈滿門遇赦

卻說二女且吃了三杯酒，面上泛出桃花，愈見嬌媚。酈相酒興勃發，抱二女且坐於兩腿之上，老王笑曰：「酈太師竟這等不老實，須要盡興方休。」忠孝王暗付酈相如此好色，怎說他是女流。眾官直飲到日影斜西，酈相離席，老王挽留曰：「天色尚早，請再暢飲。」酈相笑曰：「下官已醉，失陪了。」即拱手退出。

忠孝王入內對江三嫂曰：「為了夫人守節，累爾尼庵堂受苦，多日的厚德，何以圖報。從今而後，還望爾陪伴夫人同寢。」江三嫂不知何意，只得允諾。忠孝王辭別出宮，江三嫂疑惑，入內問燕玉曰：「忠孝王怎麼不在此安寢？」劉氏曰：「他要到外書房安寢。」江三嫂曰：「他才在此多時，有甚麼話呢？」劉氏曰：「不過說些別後的事情，要替孟氏守義三年。孟氏若早相會，便一同完親，孟氏若不能會，須待三年之後，方與我成親。」江三嫂終竟少見，叫苦曰：「孟氏而今無跡，尚不與你成親，唯孟氏相逢，小姐將置身何地，妾實為小姐憂慮。」江三嫂曰：「但他人之心，不似爾心，今夜我當何處安寢？」劉氏曰：「今夜可同我安寢，來日再備牀罷。」江三嫂稱是，寬衣上牀同寢。

忠孝王迴鸞鳳宮，只見燈燭輝煌，香茗已備，就令書童安寢，不必伺候，我亦要安寢了。忠孝王把香茗茶果供在孟氏圖前，拈香祝曰：「卑人不敢與劉氏同牀，表白我義，不負小姐厚情。小姐陰魂可知我心否？」長歎一聲，方收拾安寢。明早起來，梳洗完畢，自有幾位官員前來慶賀新婚。忠孝王禮待畢，方入內向父母請安。太郡問曰：「媳婦性情若何？」忠孝王曰：「孩兒有一言，望母親勿怒，方敢察明。」太郡曰：「有話便說，何必躊躇。」忠孝王把昨夜與劉氏議定，候孟氏相會，一同完姻，媳婦甚是歡喜等情，一一說明。母親如果不信，可問媳婦，孩兒若有異言，便是欺騙不孝的大罪。太郡不答，即起身來到朱雀宮，三女婢通報，劉氏慌忙出接入房，移椅請太郡坐下，向前拜謝救他滿門之恩。太郡扶起曰：「自己骨肉，何必言謝。」即命坐在旁邊。茶畢，化退女婢，問曰：「媳婦何故許小兒三年後完親？」劉氏曰：「夫君欲守孟氏三年之節，有情有義，此乃美事，可敬之至。怎麼不從？」太郡知其心願，又見美貌，心中好不歡喜。一面退出，向老王說明媳婦賢德等情，是我們命中不該早得孩兒所致，老王曰：「此是家門有幸，故出此義夫義婦，三年易過，何必心急？」太郡稱是。忠孝王恐劉氏疑其有異心，即便進宮與劉氏言談，親熱無比。劉氏終有孝心，完親後，心想老父如何受途路風霜，無奈限期匆迫。特劉捷不貪財物，合當有救。

忽一日皇后在宮，等候聖駕，至日午身子困倦，戌兒而臥，只見宮監報曰：「劉娘娘駕到。」皇甫皇后心思，我乃正宮，管他甚麼娘娘？只見外面一位婦人，正宮打扮，生得瓜子臉，桃腮杏眼，面上有一點殊砂癩，緩步而入，幽嫡貞靜。皇后十分敬重，起身迎接曰：「俺家不知娘娘駕到，有失遠迎。」只見那婦人，作禮曰：「俺乃前皇后劉氏，只緣福薄，產後身亡，賢妹有福，不久定產儲兒。為因逆弟奎璧存心不善，欲害賢妹滿門，又不料老父縱子，造下淋天大罪。感蒙賢妹滿門大德，奏免死罪，發遣嶺南，但念父母年老，怎受遠路風霜？茲幸有機會可乘，懇賢妹代奏主上，免老父發遣；逆弟奎璧，得保全屍而死，要當保佑賢妹，早生麟兒，以主社稷。」言罷，拱手而去。皇后乃知是前皇后，即來挽留，不覺跌了一交，從此驚醒，方知晝寢。自思先皇后生前賢淑，死後托夢必真，但朝廷不肯免遣，如何是好？方才劉后說有機會可乘，不知有什麼機會？忽見內監報曰：「皇爺回宮了。」皇后出宮，跪接聖駕入宮，當中坐下。皇后朝見畢，賜坐旁邊。皇后奏曰：「臣妾方才晝寢，曾見先皇后劉氏前來托夢。」帝問曰：「所托何事？皇后就把夢中之言奏明，願求陛下念先後劉后孝心，赦免劉捷充軍，並赦免劉奎璧一刀賜他全屍而死。」帝曰：「朕亦知卿賢淑，恐朕不肯開赦，托言先皇后托夢，以感動朕心。奈劉捷罪大，難以賜赦。」皇后曰：「果然是先皇后托夢，臣妾怎敢冒奏欺君。」帝微笑曰：「若果是劉氏托夢，可記劉氏的相貌，說來對不對。」皇甫後曰：「先劉后將及六尺身材，身軀清瘦，瓜子臉，雙眼含俏，面上左邊有一點紅殊砂癩，四寸金蓮，皮膚潔白，是也不是？」帝笑曰：「爾問宮娥，自然知道劉后的容貌，朕豈不明白。」皇后再三爭辯，帝曰：「不必爭辯，即使果是托夢，亦難越例，豈有叛逆罪重，只絞死劉奎璧一人，而劉捷免遣充軍，群臣怎肯容情，朕亦難以曲法。」言未畢，只見內監奏曰：「今有兵部尚書雍倫，奏稱雁門關三邊總制使劉奎光，大勝謎靶，謹具表奏捷，事關軍情重大，不敢遲延，請旨定奪秉筆。」太監拆表開讀，其表如下：

雁門關三邊總制官罪臣劉奎光，試惶試恐，稽首頓首，厚以身代父母受刑事，竊罪臣叨蒙聖上天恩，委以邊關重任，唯當干戈未定之時，日日操兵練將，及烽火忽起之際，敢不捨死忘生，以圖報效，即今單于國起兵二十萬之眾，攻緘犯界，罪臣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因則臥餞馬之鞍，渴則飲匈奴之血，朝夕之間，實無寧暑，是以不及數月，單于軍望風遠遁，叩轅求降，片軍民悅服。罪臣何敢言勞，但報答陛下之恩，差可無恭矣。不料罪臣之父與弟，受國家格外之恩，不圖報效，反假公以作私怨，罪惡之大，一至於此，雖王法當誅，罪在不赦，而為子之心何忍？聞垂暮之親，遭此慘死！今特恩肯垂憐，唯願男與妻陸氏，代父母之刑，本當即赴家中，以候王法，因恐雁門關失守，敵人乘虛而擊，難保京師咽喉右臂，臣推跪待皇上另差武將到關，交卸帥印戎政等情，當即帶同妻子，自縛到關，以受斧鉞，不勝待命之至。謹具表以聞。

卻說皇甫後聽了表語大喜曰：「原來先劉后的陰魂，如此有靈，早知劉奎光大勝番軍有功，特來懇求恩赦，故說有機會可乘。」帝曰：「朕非無情不赦，奈不合律例，今幸有此機會。」著秉筆太監草詔，今念劉奎光征番有功。其父及弟，皆當減等處治，方見賞罰分明。限來日差刑部官將劉奎璧緒死牢中，免其法場暴屍，身首兩分。至於山東彭如澤，發往嶺南充軍；劉捷夫婦免往充軍；再賜劉奎光二品公服榮身，另發一道詔往雁門關，並發金銀綵緞賞給劉奎光部下將士。刑部官領旨，先準備武士，來早結果劉奎璧的性命。這個消息，報入武憲王府中，武憲王夫妻父子，聞得劉捷赦免充軍，十分歡喜。

劉燕玉悲喜交集，喜的是父母遇赦，悲的是劉奎璧性命不保，忠孝王雖夜宿鸞鳳宮，常到金雀宮中與劉氏茗談，當下忠孝王入宮，向劉氏道：「恭喜岳父母已免充軍。」劉氏泣對忠孝王曰：「家兄永訣，妾欲明日入牢一訣，未知相公肯使妾往否？」忠孝王曰：「此雖正事，但少年女子不宜入牢，恐我雙親不從，爾當稟明家父母方好。」劉氏曰：「相公當同妻去見翁姑方可。」忠孝王允許，夫妻同到花廳，來見老王、太郡。見禮畢，坐在兩旁，忠孝王就把劉氏來早欲到天牢，訣別兄長的話稟明，特請二位大人定奪。老王曰：「理論少年人，不宜往天牢，但兄妹之情，蔭去固未能已，不宜過哀，有傷身子。我兒不必前去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孩兒本不前去。」遂與劉氏稱謝退出。江三嫂曰：「我等母子亦欲隨往。」劉氏曰：「同去極好。」是夜安寢，次日早朝，劉氏稟明，遂蒙恩准，

辭別翁姑丈夫，上了小轎，江進喜母子跟隨，來到天牢。進喜叫開牢門，劉氏入內，只見劉捷夫妻並崔攀鳳俱在。劉奎璧一見妹子，心中不悅，埋怨曰：

「賢妹好不識禮法，何為到此？」

未知為甚麼意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